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 第十三回 挨城門陸秀寶開寶 抬轎子周少和碰和

按：洪善卿、趙樸齋到了陸秀寶房間裏。陸秀寶梳妝已罷，初換衣裳，一見樸齋，問道：「耐一早起來去做啥？」樸齋使個眼色，叫他莫說，被秀寶啐了一口道：「有啥多花鬼頭鬼腦，人家比仔耐要乖點啲！」說得樸齋反不好意思的。秀寶轉與善卿搭訕兩句，見善卿將一大包放在桌上，便搶去扳開，抽出上面最小的紙盒來看，可巧是那一祇「雙喜雙壽」戒指。秀寶徑取出帶上，跑過樸齋這邊，嚷道：「耐說無撥，耐看哩；阿是『雙喜雙壽』？」口裏緊著問，把手上這戒指直擱到樸齋鼻子上去。

樸齋笑辨道：「俚啲是景星招牌。耐要龍瑞，龍瑞裏說無撥啲。」秀寶道：「阿有啥無撥嘍，莊個倒勿是龍瑞裏去拿得來？就是耐先起頭喫酒日腳浪啲，說有十幾祇啲，隔仔一日就無撥哉，耐騙啥人嘍？」樸齋道：「耐要末，耐教莊個去拿末哉。」秀寶道：「耐拿洋錢來。」樸齋道：「我有洋錢末，昨日我拿仔來哉，為啥要莊個去拿？」秀寶沉下臉道：「耐倒調皮啲。」一屁股坐在樸齋大腿上，盡力的搖晃，問樸齋：「阿要調皮嘍？」樸齋柔聲告饒。秀寶道：「耐去拿仔來就饒耐。」樸齋祇是笑，也不說拿，也不說不拿。

秀寶別轉頭來勾住樸齋頭頸，擷著嘴，咕嚕道：「倪勿來，耐去拿得來哩！」秀寶連說了幾遍，樸齋終不開口。秀寶慚怒，大聲道：「耐阿敢勿去拿！」樸齋也有三分煩躁起來。秀寶那裏肯依，扭的身子像扭股兒糖一般，恨不得把樸齋立刻擠出銀水來纔好。

正當無可奈何之時，忽聽得大姐在外喊道：「二小姐快點，施大少爺來哉！」秀寶頓然失色，飛跑出房，竟丟下樸齋和善卿在房間裏，並沒有一人相陪。善卿因問樸齋道：「秀寶要啥個戒指？阿是耐去買撥俚？」樸齋道：「就是莊荔甫去搭漿仔一句閑話。先起頭俚啲說要一對戒指，我勿答應。荔甫去騙俚啲，說：『戒指末現成無撥，隔兩日再去打末哉。』俚為此故歇就要去打戒指。」善卿道：「故也是耐自家勿好，勸去怪哈荔甫。荔甫是秀林老客人，生來幫俚啲啲。耐說荔甫去騙俚啲，荔甫是就來裏騙耐。耐以後末勸再去上荔甫個當水哉，阿曉得？」樸齋唯唯而已，沒一句回話。

適見楊家姆進來取茶碗出去，善卿叫他：「喊秀寶拿戒指來，倪要去哉。」楊家姆摸不著頭腦，胡亂應下去喊秀寶。秀寶回房見善卿面色不善，忙道：「我原搭耐裝好仔。」善卿道：「我來裝末哉。」一手接過戒指去。秀寶不敢招惹，祇拉樸齋過一邊，密密說了好些話。及善卿裝好首飾包，說聲：「倪去罷。」轉身便走，樸齋慌的緊緊跟隨出來。秀寶也不曾留，卻約下樸齋道：「耐晚歇要來個哩。」直叮囑至樓梯邊而別。

善卿出至街上，卻問樸齋道：「耐阿搭俚去買戒指？」樸齋道：「隔兩日再看哉哩。」善卿冷笑道：「隔兩日再看個閑話，故是原要搭俚去買個哉。耐個意思阿是為仔秀寶搭用脫仔兩錢捨勿得，想多用點撥俚末望俚來搭耐要好？我搭耐老實說仔罷，要秀寶來搭耐要好勿會個哉，耐趁早死仔一條心。耐就拿仔戒指去，秀寶祇當耐是鑊頭，阿會要好嘍？」

樸齋一路領會付度。至寶善街口，將要分手，善卿復站住說道：「耐就上海場花搭兩個朋友，也刻刻要留心。像莊荔甫本來算勿得哈朋友，就是張小村、吳松橋，算是自家場花人，好像靠得住哉，到仔上海倒也難說。先要耐自家有主意，俚啲隨便說哈閑話，耐少聽點也好點。」樸齋也不敢下一語。善卿還叨叨幾句，自往張蕙貞處送首飾去了。

趙樸齋別過洪善卿，茫然不知所之。心想：善卿如此相勸，倒不好開口向他借貸；若要在上海白相，須得想個法子敷衍過去。當此無聊之際，不如去尋吳松橋談談，或者碰著甚麼機會也未可知。遂叫把東洋車坐了，徑往黃浦灘拉來。遠遠望見白牆上「義大洋行」四個大字，樸齋叫車夫就牆下停車，開發了車錢。祇見洋行門首正在上貨，挑夫絡繹不絕。

有一個綿襖馬褂，戴著眼鏡的，像是管帳先生，站在門旁向黃浦默望，旁邊一個挑夫拄著扁擔與他說話。樸齋上前拱手，問：「吳松橋阿來裏？」那先生也不回答，祇嗤的一笑，仰著臉竟置不理。樸齋不好意思，正要走開。倒是那挑夫用手指道：「耐要尋人末去問帳房裏。該搭棧房，陸裏有哈人嘍？」

樸齋照他指的方向去看，果然一片矮牆，門口掛一塊黑漆金字小招牌。一進了門，乃是一座極高大四方的外國房子。樸齋想這所在不好瞎闖的，徘徊瞻望，不敢聲喚。恰好幾個挑夫拖了扁擔往裏飛跑，直跑進旁邊一扇小門。樸齋跟至門前，那門也有一塊小招牌，寫著「義大洋行帳房」六個字，下面又畫一祇手，伸一個指頭望門裏指著。樸齋大著膽進去，逕到帳房裏。祇見兩行都是高櫃臺，約有二三十人在那裏忙碌碌的不得空隙。樸齋揀個年輕學生，說明來意。那學生把樸齋打量一回，隨手把壁間繩頭抽了兩抽，即有個打雜的應聲而至。學生叫：「去喊小吳來，說有人來裏尋。」

打雜的去後，樸齋掩在一傍，等了個不耐煩，方纔見吳松橋穿著本色洋絨短衫褲，把身子紮縛得緊緊的，十分即溜，趕忙奔至帳房裏；一見樸齋，怔了一怔，隨說：「倪樓浪去坐歇罷。」乃領樸齋穿過帳房，轉兩個灣，從一乘樓梯上去。松橋叫腳步放輕些。

踏到樓上，推開一扇屏門，祇見窄窄一個外國房子，倒像是截斷弄堂一般，滿地下橫七豎八堆著許多鋼鐵玻璃器具，祇靠窗有一隻半桌，一隻皮杌子。樸齋問：「阿曾碰著歌小村？」松橋忙搖手，叫他不要說話，又悄悄囑道：「耐坐歇，等我完結仔事體，一淘北頭去。」樸齋點頭坐下。松橋掩上門匆匆去了。這門外常有外國人出進往來，履聲「咯咯」，嚇得樸齋在內屏息危坐，捏著一把汗。一會兒，松橋推門進來，手中拿兩個空的洋瓶擦在地下，囑樸齋：「再等歇，完結快哉。」仍匆匆掩門而去。

足有一個時辰，松橋纔來了，已另換一身綿襖馬褂，明路行頭，連鑲鞋小帽並嶄然一新，口中連說：「對勿住。」一手讓樸齋先行，一手拽門上鎖，同下樓來。原經由帳房，轉出旁邊小門，迤邐至黃浦灘。松橋說道：「我約小村來啲兆貴裏，倪坐車子去罷。」隨喊兩把東洋車坐了。車夫討好，一路飛跑，頃刻已到石路兆貴里弄口停下。

松橋把數好的兩注車錢分給車夫，當領樸齋進弄，至孫素蘭家。祇見娘姨金姐在樓梯上迎著，請到亭子裏坐，告訴吳松橋道：「周個搭張個來過歇哉，說到華眾會去走一棧。」松橋叫拿筆硯來，央趙樸齋寫請客票頭，說尚仁里楊媛家請李鶴汀老爺。樸齋仿照格式，端楷繕寫。纔要寫第二張，忽聽得樓下外場喊：「吳大少爺朋友來。」吳松橋豐然起道：「勳寫哉，來哉。」

趙樸齋丟下筆，早見一個方面大耳、長跳身材的鬍子進房；後面跟的一個，就是張小村。拱手為禮，問起姓名，方知那胡子姓周，號少和，據說在鐵廠勾當。趙樸齋說聲「久仰」，大家就坐。吳松橋把請客票頭交與金姐：「快點去請。」

那孫素蘭在房間裏聽見這裏熱鬧，祇道客到齊了，免不得過來應酬；一眼看見樸齋，問道：「昨日夜頭么二浪喫酒，阿是俚？」吳松橋道：「喫仔兩臺哉。先起頭喫一臺，耐也來啲臺面浪啲。」孫素蘭點點頭，略坐一坐，還回那邊正房間陪客去了。

這邊談談講講，等到掌燈以後，先有李鶴汀的管家匡二來說：「大少爺搭四老爺來啲喫大菜，說阿有啥人未先替碰歇。」吳松橋問趙樸齋：「耐阿會碰和？」樸齋說：「勿會。」周少和道：「就等一歇也無啥。」金姐問道：「先喫仔夜飯阿好？」張小村道：「俚來啲喫大菜末，倪也好喫飯哉。」吳松橋乃令開飯。

不多時，金姐請各位去當中間用酒，祇見當中間內已擺好一桌齊整飯菜。四人讓坐，卻為李鶴汀留上首一位。孫素蘭正換了出局衣裳出房，要來篩酒。吳松橋急阻止道：「耐請罷，勳弄齷齪仔衣裳。」素蘭也就罷了，隨口說道：「耐啲慢慢交用，對勿住，倪出局去。」既說便行。吳松橋舉杯讓客，周少和道：「喫仔酒晚歇勿好碰和，倒是喫飯罷。」松橋乃讓趙樸齋道：「耐勿碰和，多喫兩杯。」樸齋道：「我就喫兩杯，耐勳客氣。」張小村道：「我來陪仔耐喫一杯末哉。」於是兩人乾杯對照。及至趙樸齋喫得有些興頭，卻值李鶴汀來了，大家起身，請他上坐。李鶴汀道：「我喫過哉。耐啲四家頭阿曾碰歇和？」吳松橋指趙樸齋道：「俚勿會碰，等耐來裏。」

周少和連聲催飯。大家忙忙喫畢，揩把面，仍往亭子裏來，卻見靠窗那紅木方桌已移在中央，四枝臘燭點得雪亮，桌上一副烏木嵌牙麻雀牌和四分籌碼，皆端正齊備。吳松橋請李鶴汀上場，同周少和、張小村拈鬮坐位。金姐把各人茶碗及高裝糖果放在左右茶几上。李鶴汀叫拿票頭來叫局。周少和便替他寫，叫的是尚仁里楊媛媛。少和問：「阿有啥人叫？」張小村說：「倪勿叫哉。」吳松橋道：「樸齋叫一個罷。」趙樸齋道：「我勿碰和末，叫啥局哩？」張小村道：「阿要我搭耐合仔點？」李鶴汀道：「合仔蠻好。」張小村道：「寫末哉：西棋盤街聚秀堂陸秀寶。」周少和一一寫了，交與金姐。吳松橋道：「讓俚少合仔點罷，倘忙輸得大仔好像難為情。」張小村道：「合仔二分末哉。」趙樸齋道：「二分要幾花嘍？」周少和道：「有限得勢，輸到十塊洋錢碰滿哉。」樸齋不好再說，卻坐在張小村背後看他碰了一圈莊，絲毫不懂，自去榻床躺下吸煙。

一時，楊媛媛先來，陸秀寶隨後並到。秀寶問趙樸齋道：「坐來啲陸裏嘍？」吳松橋道：「耐就榻床浪去坐歇，俚要搭耐碰『對對和』。」

陸秀寶即坐在榻床前杌子上，楊家姆取出袋裏水煙筒來裝水煙。趙樸齋盤膝坐起，接了自吸。陸秀寶問道：「耐阿碰和嘍？」樸齋道：「我無撥洋錢，勿碰哉。」秀寶眼睛一瞟，冷笑道：「耐個閑話是白說脫個嘍，啥人來聽耐嘍！」樸齋洋嘻嘻的道：「勿聽末就罷。」秀寶沉下臉來道：「耐阿搭我拿戒指？」樸齋道：「耐看我阿有工夫？」秀寶道：「耐勿碰和，半日來啲做啥？」樸齋道：「我末也有我事體，耐陸裏曉得嘍！」秀寶又撇著嘴咕嚕道：「倪勿來，耐阿去拿嘍！」

樸齋祇嘻嘻著嘴笑，不則一聲。秀寶伸一個指頭指定樸齋臉上道：「祇要耐晚歇勿拿得來末，我拿銀簪來戳爛耐祇嘴，看耐阿喫得消！」樸齋笑道：「耐放心，我晚歇勿來末哉，勳說得來怕人勢勢。」秀寶一聽，急的問道：「啥人說教耐勳來嘍？耐倒要說說看。」一面問個著落，一面咬緊牙關把樸齋腿膀狠命的摔一把。樸齋忍不住叫聲「阿呀」。那臺面上碰和的聽了，異口同聲呵呵一笑，秀寶趕緊放手。周少和叫金姐說道：「耐啲臺子下頭倒養一祇呱呱啼來裏，我明朝也要借一借啲！」大家聽說，重笑一回，連楊媛媛也不禁笑了。

陸秀寶恨得沒法，祇輕輕的罵：「短命！」趙樸齋側著頭，覷了覷，見秀寶水汪汪含著兩眶眼淚，獸臉端坐，再不說話。樸齋想要安慰他，卻沒有甚麼可說的。忽見簾子縫裏有人招手，叫：「楊家姆。」楊家姆隨去問明，即復給樸齋裝水煙，樸齋搖手不吸。楊家姆道：「倪要轉局去，先去哉。」秀寶卻和楊家姆唧唧說了半晌。楊家姆轉向樸齋道：「趙大少爺，耐祇道仔秀寶要耐戒指，阿曉得俚啲無姆要說俚個嘍？」秀寶接嘴道：「耐想哩，耐昨日末自家搭倪無姆說好仔『去打末哉』。倪阿好搭倪無姆說，耐勿肯去打哉嘍？耐就勿去打也無啥，耐晚歇來搭倪無姆當面去說一聲。阿聽見？」樸齋怕人笑話，催促道：「耐去罷，晚歇再說。」秀寶也不好多話，扶著楊家姆肩膀去了。

李鶴汀說道：「么二浪信人自有多花么二浪功架。俚啲慣常仔，自家做出來也勿覺著哉。」楊媛媛嗔道：「關耐啥事嘍？要耐去說俚啲。」鶴汀微笑而罷。

趙樸齋又慚又惱，且去看看張小村的籌碼，倒贏了些，也自歡喜。正值四圈滿莊，更調坐次，覆碰四圈。李鶴汀要吸口煙，叫楊媛媛替碰。楊媛媛接上去，也祇碰了一圈，叫道：「也勿好，耐自家來碰罷。」鶴汀道：「耐碰下去末哉。」楊媛媛道：「蠻好牌，和勿出嘍。」趙樸齋從旁窺探，見李鶴汀一堂籌碼剩得有限。楊媛媛連碰一圈，恰好輸完，定不肯再碰了。李鶴汀祇得自己上場，向贏家周少和轉了半堂籌碼。楊媛媛也就辭去。

須臾碰畢，惟李鶴汀輸家，輸有一百餘元。張小村也是贏的。趙樸齋應分得六元。周少和預約明日原班次場，問趙樸齋：「阿高興一淘來？」張小村攔道：「俚勿會碰，勳約哉。」周少和便不再言。

吳松橋請李鶴汀吸煙。鶴汀道：「勿喫哉，倪要去哉。」金姐忙道：「等先生轉來仔了哩。」鶴汀道：「耐啲先生倒忙得勢。」金姐道：「今朝轉仔五六個局啲。李大少爺，真真怠慢耐啲哩。」吳松橋笑說：「勳客氣哉。」

於是大家散場，一淘出兆貴里，方纔分路各別。趙樸齋自和張小村同回寶善街悅來客棧。

第十三回終。